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

《尘埃落定》作者阿来——

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



“告诉我爱是什么？”
“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。”
这是一句傻话，但聪明的父亲听懂了，他笑了，说：“你这个傻瓜，是泡泡都会消散。”
“它们不断冒出来。”

阿来的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发表逾20年，这本“茅盾文学奖”小说中对爱情感觉的描述20多年来在读者的头脑中萦绕不去，接受本报专访的阿来笑言：“爱情就像泡泡，让人变得轻盈。人永远会有那种感觉。”

用小说 面对复杂

这次上海书展，浙江文艺出版社带来的《从梭磨河出发》是阿来的诗集，据说是目前收录阿来诗歌最全的一本诗集。但，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诗的阿来觉得“是不是还有一些诗歌散落在图书馆的杂志里，也未可知”。

如今是四川省作协主席、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阿来，年轻时是乡村中学教师，志趣在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，身边有一群同龄的年轻教师，无一例外都在写作。一到星期六，他们每人出几毛钱到小县城的饭馆里撮一顿，借着酒兴朗诵小说、诗歌，然后说“看我写得怎么样，请大家评判”，而阿来经常“口出狂言”说“你们写得不好”，于是大家打赌“阿来能不能按

我们的方法，按自由诗的方法也写两首”。

年轻好胜的阿来，晚上回去就“把日记改写了”两首诗《振响你心灵的翅膀》和《母亲，闪光的雕像》。第二次喝酒时拿出来，得到一致肯定，“确实比我们写得好，我们帮你投稿”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终于有个“录取通知书”到了，是给阿来的。那一年，阿来23岁。

《从梭磨河出发》中收录了一首名为《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》的诗，阿来不断提起，因为它标志着他在艺术上的成熟，“是我走到一个地方所有的感应”。写完这首诗后，阿来决定不写诗了，“当我明白诗是什么也就明白了文学的道理是什么，我觉得我要找一种更复杂，更能面对当下世界的方法”。

1994年，阿来在新买的286电脑上，敲下了《尘埃落定》的第一行字。

用读书 印证现实

波斯诗人萨迪曾说过“一个人应该活到90岁，用30年获取知识，再用30年漫游天下，最后30年从事创作”。阿来如此遵循着前行，只是，漫游、获取知识、从事创作，三者交替往复。

“我的学校教育在1980年已经结束。”阿来说，接下来的知识储备都来自自学，“我植物学的段位很高，研究了植物学，就带出了地理学，为了搞清楚植物的来龙去脉连带学了气象学”。

自学的途径就是读书，阿来的家堆满了书，书像藤蔓一般从书房中长出来，长到床上、洗手间，盘踞了半张餐桌，出差、讲学他经常随身携



《新民晚报》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！

阿来

2023.8.19.

阿来向本报读者问好

阿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带着研究书籍。采访的房间里，打开的电脑上铺满了植物的照片。

“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到现场印证。”抵达地理上的远方，也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。在上海的早晨，他走在淮海路上，满街的树影他用植物学的眼光来看就是“这些树的学名叫悬铃木，家乡在英国，把它们称作法国梧桐是中国人巨大的误会”。“吴丝蜀桐张高秋，空山凝云颓不流”，阿来背起李贺的诗来印证梧桐的来历。

对自然生态的关注，可以说是阿来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。藏族相信“万物有灵”，一草一木能寄魂，对生命本身更敬畏有加。他只为内心写作，始终独立在流行的文学潮流和创作方式之外，别人抛弃了故事，他却成为故事高手，同时代的作家转向了故事，他又重回抒情传统，“我拥有一个巨大的写作领域，这里没人书写，在这个领域中我就是王。我把文学当作终身事业，我基本按照自己的心愿达成了目标，这就是世界对我最大的奖赏”。

64岁的阿来最爱的运动是行走，“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”，他说，谁知道往前走会遇见什么呢？

本报记者 徐翌晨



马上评

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只能过一辈子，我们只能用脚丈量有限的去处，我们只能用心获得有限的体验，我们只能与有限的人擦肩而过，我们也只能收集有限的拥抱和有限的抚慰……但这个有限，却是有上限的。当你翻开了书本，抚摸着文字，便挑高了有限的“天花板”，伸展，再伸展。

书展的这个周末，上海展览中心人头攒动，迎来热情读者。同一空间，同一时间，同一志趣，同一遇见，因书而聚，去见识远方，去探索未知，去结交素未谋面的故旧。

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孙甘露带着《千里江山图》来了；放下小说、捧出诗歌的阿来来了；第二天就要进组拍摄的电影人气象的风来了；星二代孙庆原携父母孙道临、王文娟的图影与故事来了……但更重要的是，寻寻常、普普通通读者的有序进入。这里，珍视每一份个体的热爱。网上发售的门票已经售罄，老年读者可在现场购票，特别通道为特别的你。老的、少的、上海的、周边的，你，就是你看过的书。

每一朵浪花，都是一个人的诉说，于是，在上海书展，就是千千万万，万万千千，人生气象的汇集。阅读，成就更好的人，更好的洞见，更好的生活，如此往复，也将架构更好的上海——心之归处。这个周末，书展便是这座城市的休闲首选。书海翻飞，我心澎湃。

书展，本周末首选

□ 华心怡

有书 有梦 有夜光杯



扫码看现场



夜光杯新书发布会现场人气旺 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

“生活中，有书，有梦，有夜光杯，真好！”昨天下午，夜光杯新书《书里看书 梦里寻梦》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。这也是市民读书会第二十八场活动。作家叶辛和表演艺术家童自荣，作家沈嘉禄、马尚龙，与新民晚报夜光杯的读者相聚，共话与夜光杯的缘和情。

作为中国报刊中历史最悠久的副刊，夜光杯也是新民晚报的一个优秀品牌。6年来，夜光杯文萃《爱夜光杯 爱读者》系列每年如约和读者见面，《书里看书 梦里寻梦》为第六本。

纸上相逢，线上线下相见。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一楼大厅坐得满满当当。有鹤发长者，有稚气孩童；有只身前来者，有相约结伴者；有本地的，还有来自北京、杭州等地的……读者赵先生1961年生人，他说自己从中学时代就看晚报，喜欢夜光杯，夜光杯上有名家也有普通作者，内容丰富，他尤其喜欢十日谈。等待签名的长长的读者队伍缓缓移动。23岁的赵冰谈买了一本夜光杯新书，她说：“夜光杯很有名，文章很耐读，我们年轻人也喜欢看夜光杯。”

嘉宾们认真地为每一位读者签名，还配合地与读者合影。79岁的童自荣说：“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、作者，今后将继续在夜光杯上谈心。”74岁的叶辛著作丰厚，参加过各种新书发布活动，他表示这一次很特别。沈嘉禄戴着读者熟悉的礼帽，笑容可掬，他说：“今天活动人很多，开心。”马尚龙看着读者队伍，风趣地说：“夜光杯的读者越来越年轻，颜值也高。”

因夜光杯结缘，读者、作者、编者，在书香之中相聚，其乐融融，意犹未尽。活动结束后，走出友谊会堂，看到地面上的水，才意识到活动期间下过大雨。雨后，一丝风凉，阳光正好。

本报记者 郭影

昨天，孙甘露带着自己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千里江山图》亮相上海书展，这也是本书出版一年多以来他第一次开读者见面会。

昨天谈及自己的作品，孙甘露坦言，真实的历史远比任何一部作品来得精彩。他难忘走进龙华烈士纪念馆看到那些革命者照片时的冲击，他们都非常年轻，大部分人相貌堂堂，风华绝代，因为信仰走上革命道路。

所以《千里江山图》并非单一的故事，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的回溯，对当时生活的描摹，试图找到特殊时期的故事产生的现实基础，考据派读者一一研究了小说里的地点、报纸、电影，兴奋地对孙甘露说，那一天大光明电影院里上映的真的就是小说中提到的这部电影。

“我去年读完小说后，立马就把它推荐给我影视公司的朋友，”文学爱好者包女士说，《千里江山图》里的文字画面感很强，天生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基因。其实，

孙甘露

携「茅奖」作品首见读者

圈内人早已行动起来，上海评弹团几个月前就在打磨评弹版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孙甘露前两天收到了团长高博文发来的脚本，评弹将小说分成了上下两部，今年秋天将亮相上部。孙甘露很好看，评弹用来讲上海故事是非常恰当的，对人物心理的刻画、市井生活的描述，这是评弹最擅长的。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侧耳工作室制作的同名广播剧8月15日已在喜马拉雅上线了，制片人印海蓉带着一批新闻主播共同参与这部广播剧中，短短几天已有超过32.5万次播放量。网友纷纷留言点赞：“跟着上海人熟悉的主播声音，踏入这幅20世纪30年代的千里江山图，期待后面的更新。”

孙甘露透露，明年将上线电视剧《千里江山图》，目前已经进入选角阶段，电影版则交由上海电影集团，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筹备。未来几年内，读者将不断看到由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不同文化作品，这也是对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主题“叙事共同体”的一次点题。

本报记者 赵玥